

高空作业行业事故频发 一个吊篮如何承受 生命之重

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惨剧,将“蜘蛛人”这个常被社会忽视的人群推向风口浪尖。日前,一场大风突袭湖北武汉,两名正在进行墙体工程保洁的高空作业工人被大风刮起,吊篮在空中旋转 360 度之后猛烈地撞击到大楼幕墙上……连续撞击导致两人不幸遇难。

两个鲜活的生命被一阵大风“吹走”,这让人清楚意识到,“蜘蛛人”并不是电影里的“蜘蛛侠”,他们只是一群工作在高层建筑外墙的高空作业者——几根吊索系身,在方寸之间的吊篮上进行复杂的高空作业,专业性要求高、危险系数高、辛苦程度高。

而实际上,近年来这样的惨剧屡次发生。如何保障高空作业者的生命安全?又该如何有效监管这个行业里存在的诸多乱象?

高空作业危险性大 稍有疏忽或可致命

在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列表中,高空作业始终位居前列。和其他事故不同,高空坠落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数据,高处坠落占建筑施工事故总数的 41% 至 53%。一旦发生坠落,只需 0.6 秒,工人的下落速度就会达到时速 21 公里,产生 1089 公斤的冲击力。

而高空作业者的命运,就被盛放在吊篮上,几根吊索便是他们在空中与世界的唯一连接。“蜘蛛人”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超能力。

5 月 26 日,天津津南,3 名工人在某小区高空作业时突遇暴雨,被大风吹得四处摇摆。吊篮多次撞击高楼外墙,工人试图抓住墙面物体阻止摆动。幸好有小区居民发现后联系物业救人,消防人员随后赶到现场,3 名工人最终平安落地。

5 月 25 日,广西梧州,受大风影响,一高楼外两名工人在空中摆荡,身体失控与楼层窗户发生碰撞。随后辖区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两名工人成功营救至安全地带。

从事高空作业行业两年的彭新(化名)曾亲眼看见工友从高空摔下,他被吓得两周不敢干活。有一次,他在一个大厂房做翻新工作,作业前没有检查绳索,一个疏忽导致他从棚顶滑了下来。从五层滑到二层时,他顺手抓住了百叶窗,这才躲过一劫。

“这个行业太‘刺激’了。一位跟我们一起干活的工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没了。那次是施工的时候外架倒塌。”想起曾经的经历,彭新至今心有余悸。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业分会会长刘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空作业本身就是一个高危行业,遭遇大风等极端天气仍然属于特殊情况,如有预警,应停止施工,如遇到突发情况,则需要有相应的应急预案。

“吊篮作业,5 级风以上便不允许开展施工。”刘宇说,如果在有预警的情况下,仍开展施工,那就说明承包商、施工方、工人三方中肯定不止一方存在安全意识薄弱、漠视行业规范的问题。

据刘宇介绍,根据《高处作业分级》规定,5 级以上的大风天气,施工单位不得让工人进行高处作业。但实际情况是,工人所处的高度、建筑物的形状、建筑周遭的楼群环境,都会影响工人所受风力的大小。地面上的三四级风,到了高层之上,风速可能增加一到两倍;在邻近的高楼之间,“峡谷效应”会让风更加猛烈;高层拐角处,是最让工人紧张的位置,即使在地面无风的晴天,高层拐角处的风也可能把人瞬时吹飞。

有从业者告诉记者,大风会将工人推在外墙上“敲打”,长期下来,很多工人的腿上、胳膊肘上都会留下各种伤痕、淤青。

根据《高处作业分级》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以上(含 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从建筑业到清洗业,涉及高处作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空调维修也属于高空作业的范畴。

早在 2002 年,国家安监总局出台《关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时,就将“高处悬挂作业”列入特殊工种。安全生产法也明确规定,特殊工种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取得《安全资格操作证》,持证上岗。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蜘蛛人”培训机构比较混乱。

记者以报名参加培训的名义,通过电话与多家相关培训机构取得了联系。据了解,北京某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提供高空作业操作证的考试培训服务,一期课程 1300 元,但培训只有两

天时间,堪称“速成班”,并且他们专门将培训时间设置在参加考试的前两天。

有业内人士透露:“培训机构以赚钱为目的,收了钱,就保你过。实操 1 天,理论 3 天到 5 天。未来的安全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

考证之前,高空作业者需要做一系列体检,职业禁忌病如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都不允许上岗。但如今,一些培训机构不仅代出体检表,就连考试难度也降低了。甚至,可以直接“买证”。

记者联系了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提供机械设备作业人员证书。当记者询问若想考取高空作业操作证,一期需要培训多少天时,工作人员称该公司不涉及培训,高空作业操作证只需 560 元,10 天左右即可到手。

“蜘蛛人”任童(化名)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高空作业的场景,仍然很后怕,“从实操培训到第一次上岗,跨度

是 30 层楼”。

第一次高空作业,任童需要清洗 33 层高的写字楼外墙,100 多米。此前,他参加过高处作业培训,演习场地是一个临时搭建的 3 层支架。

“到了楼顶,我把绳子系到消防管上,需要打一个水手结。当时我打得很慢很慢,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好工作别来得那么快。”任童说,“走到楼体边缘的下吊处,我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感觉脚下就是深渊,自己马上就要掉下去了,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退回来。”

这一退,再往前跨出一步,任童用了 5 个小时。本来早上 9 点出工,但直到下午 2 点,他才鼓起勇气上了吊篮。

刘宇表示,现在高空作业行业内仅针对承包商、施工方等存在相对规范的监管,但是上岗工人的假证基数较大,“很多甲方对上岗人员证件的真假并没有严格辨识,只要‘有证就行’”。

创办协会门槛偏低 政府监管亟须加强

2003 年,我国出台行政许可法,规范了发布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但对于高空作业行业来说,缺少对口的行政机关,始终没有相关的政府机构来发布行业资质。对于这种情况,行政许可法中亦有规定:政府不能颁发的许可证件,行业协会可以代为颁发。因此,高空作业行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普遍由协会颁发。

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刘宇认为,不少行业协会的创办准入门槛较低,这为高空作业的生产许可效力埋下隐患,“遍地都是协会,每个协会都可以发许可证,越来越乱”。

刘宇表示,当下高空作业行业的安全教育管理水准仍有待提高,这也体现在管理体系上,高空作业行业仍然缺少政府监管。

“高空服务业、清洗业,没有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唯一对应的政府机构是应急管理部门,但也只有出现事故后,机构才会出面。”刘宇说,这样的管理现状,让高空作业脱离了国家级的管理体系。

刘宇所在的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业分会,是当下国内高空作业行业少有的可以进行日常管理的机构。但刘宇认为,协会终归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是服务性质的,管理辐射面较小。企业是否加入协会,是一种自愿行为,若企业进入协会成为会员,可以由协会管理,对会员身份的企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但对于没有加入协会的企业,协会也很难干涉。

记者注意到,早在 2015 年央视《新闻 1+1》报道中,

就有专家指出相似观点:高空作业是一个近十年才初步兴起的行业,但一直缺少政府的监管,企业参与安全生产培训的意识也不强。

如何进一步加强高空作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刘宇认为,现状是主要由协会制定高空作业行业规则,那么国家应该把更多的监管职能赋予协会,政府应该给予协会一定的支持,同时还应该提高协会的成立门槛,避免出现“遍地都是协会”的情况。

“现在对协会的成立门槛过度放开,极少数量的从业人员就可以成立一个自己的协会,然后开始履行协会的职能,这样的协会盲目营利,安全监管意识、法律意识都不达标,不依据国家安全标准来履职。”刘宇说。(法治日报)